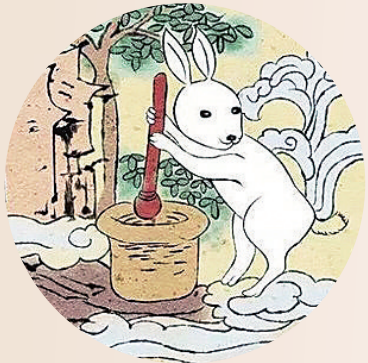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捣药玉兔



三足鸟



九尾狐

包头博物馆征集保管部工作人员申琳介绍，黄釉陶樽不仅器型完整、釉色光泽莹润，而且浮雕技法十分高超。陶樽腹部的浮雕图案大致可分为5组。第一组是幅古老而神秘的画卷，有西王母、捣药的玉兔、神女、三足鸟和羽人。在山峦起伏、木植林立之地，玉兔前左肢握杵、前右肢扶着钵，踞踞山巅做舂碓状。旁边的嫦娥云髻轻挽，持杵伸向钵边，与玉兔共同捣药。右上方山巅云端中，昆仑女神西王母端坐于凭几前，庄严肃穆。西王母右边蹲踞着一个羽人，左手扶膝，右手托着一只三足鸟，似乎在放飞。

第二组雕刻着祥禽瑞兽图案，有翼马、雌猪、蟾蜍、鸞、长角羊、斑鸠、狸、熊、虎等。两个高鼻巨眼、方口阔额、身材魁梧健壮的人站在门两旁，这是守卫安全的天神与地神，他们的身体被山峦

在包头博物馆的“九原长歌——包头古代历史文化陈列”展厅里，陈列着该馆的镇馆之宝——汉代黄釉浮雕神怪瑞兽纹陶樽（简称黄釉陶樽），1981年出土于包头市九原区召湾汉墓群。

▶汉代黄釉浮雕神怪瑞兽纹陶樽，高22.1厘米，口径18.7厘米，腹径21.3厘米，配变体博山炉盖。

黄釉陶樽故事多



▶翼马

掩映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悠闲吃着龙须草的敛翼天马。龙须草又称龙刍，神话传说中，马吃了这种草可以日行千里。还有大嘴、竖耳、翘尾，鬃鬣似箭，做奔跑状的雌猪及似在寻哺的两头猪仔，奔走觅食的斑鸠、象征月亮的蟾蜍、昼盲夜明的鸞鸟，象征祥瑞的长角羊、狸、白虎等，这些生灵各具特色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、充满神秘感的世界。

第三组图案，山巅云端之上，一男子身着紧口裤褂，头挽椎髻，左臂长大，右臂短粗，蹬足弓腿，张弓搭箭，箭指扶桑树上一只鸟，侧身而弋。扶桑树上有两只鸟，后面有一轮红日，这也许是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，也可能是暗示射雀得爵的祥瑞图画。还有头向相反、前后相

随的长蛇和螭龙，它们是成仙得道者的坐骑。

第四组图案是牛首人身、鸡首人身、树冠箕踞3个神怪。鸡首人身神和牛首人身神，有人认为是关中地区流行的陈宝与怒特神，也有人认为鸡首人身神和牛首人身神是灵鸞（cāng）和罗魑（gēng），灵鸞即太上老君，罗魑即神农氏炎帝。鸡首人身像和牛首人身像并列出现在黄釉陶樽上，在樽器皿中属首次。树冠箕踞神怪应该为东王公。汉代，人们有拜谒东王公、西王母之认同。东王公称木公，晋葛洪《枕中书》称东王公为扶桑大帝。

第五组图案是两位仙人和一只九尾狐。身着羽装的两个仙人，左边的颌

下飘须，手舞足蹈，右边的踞坐挥臂，作拍打状，显然是为舞者击节伴奏。舞者仿佛口中唱着什么。一只九尾狐翘着尾巴，边走边回头看，两条前腿做“V”字状前伸，这是汉代画马等四蹄动物前腿的常见画法。九尾狐的9条尾巴为向前高翘的大尾巴后面支出的8根小尾巴，加上主尾巴的末梢，正好9根。九尾狐象征子孙繁盛。

申琳说：“黄釉陶樽是汉代陶器的经典之作，表现出当时人们的精神思想和意识。该樽内容之丰富，纹饰之繁缛，装饰风格之独特，为汉樽中仅见，是研究汉代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，以及美术史、文化史的珍贵文物。”

（据《内蒙古日报》）

隋代长尾鸟纹金“方奇”



正面



背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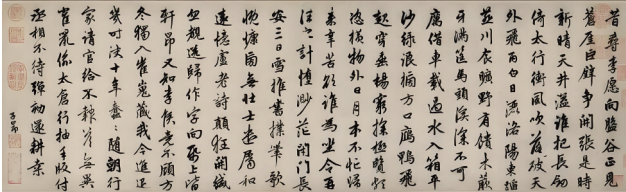
这件隋代长尾鸟纹金“方奇”，长20厘米、宽16.5厘米，重1166.8克，2006年宁夏盐池县青山乡古峰庄出土，现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。

这块金饰牌铸造成型，花纹不清，似半成品。饰牌正中有长方形框，纹饰三重结构。中心第一重有长尾鸟一对，相对而立，钩喙圆目，鼓舞双翅，头顶似有高大的华角，双爪似环。第二重有模糊龙纹一周。第三重有龙六条。在此矩形之外，围绕竖钉三周。饰牌正、背面均未经打磨，因而粗糙。长方形之上方左右各有两个钉孔。

铭文中说金饰牌是“中御府造”，则该机构必为向海明设置的手工业管理部门。在隋末农民起义中，明确记载设置百官的只有竇建德。《旧唐书·竇建德传》：“（大业）十三年正月，筑坛场于河间乐寿界中，自称长乐王，建号丁丑，置官属。”《资治通鉴·隋恭帝义宁元年》亦记载了竇建德置百官事。金饰牌的发现证明向海明不仅置百官，而且较竇建德早了3年，可补史之阙漏。

（据《收藏快报》）

赵孟頫《昔寻李愿诗卷》赏析



赵孟頫《昔寻李愿诗卷》。

赵孟頫，字子昂，号松雪道人，浙江湖州人。这位宋末元初的诗人、画家乃至书法大家，早已是中国艺术史上不可磨灭的里程碑。他的人生像他的笔墨一样，充实而跌宕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修养。

在浓郁的墨香中，赵孟頫的《昔寻李愿诗卷》以其行云流水般的行书，展现了元代书法艺术的璀璨。作为赵孟頫晚年之力作，充分展现了其个性化的书法风格。每个字的构造紧密得体的，笔画之间恰到好处地空间处理，既保证了字形的美感，又不失整体的和谐。

这一诗卷不仅仅是文字的载体，更是他人生阅历和情感的集中体现。纵览此书作，起初笔触严谨而楷带行，渐入佳境后则行中见草，其笔力苍劲厚重，点划使转交代分明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此诗卷并非孤立的作品，它与赵孟頫的其他书信、诗词合装于一卷，共24行。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将多种文体并置的勇气，更显现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宽广视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清安岐在《墨缘汇观》和《石渠宝笈续编》中对此作有所著录，足见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（据《联谊报》）

清代牛郎织女瓷碗



该碗直径14.7厘米，内壁以青花描绘牛郎织女，环绘祥云及喜鹊翻飞，画风流畅生动。

据介绍，此碗制作考究精良，绘画工整细腻，青花发色雅致，为清道光年间烧制的官窑瓷器，是古人以“七夕乞巧”为题材的时令用器。

（据《侨乡科技报》）

枕顶织绣千千色 重现当年“小确幸”

7月10日，由南越王博物院（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）主办的“枕上添花——南越王博物院藏织绣枕顶专题展览”在王墓展区综合陈列楼三楼展出。展览精选200余件织绣枕顶藏品，从“织绣枕顶——布枕的发展与演变”“五彩斑斓——枕顶色彩的选择与搭配”“织金绣彩——枕顶的绣法与技艺”“枕上添花——枕顶绣的纹样及寓意”四个主题切入，对枕顶的发展、色彩、纹饰技艺以及纹样内涵进行展示说明，呈现了一幅枕顶在日常生活中的“应用实景图”。



民国，红地绣凤凰纹枕顶（一对）。



上面刺绣各种纹饰图案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“织绣枕顶”。

枕顶之色：织绣枕顶的布料与针线多选用红、黄、黑、白、青，是中国传统的用色基调，皆有其对应的象征意义：红色——繁荣、喜庆和热情；黄色——皇权、尊贵和丰收；黑色——沉稳、神秘和刚毅；白色——纯洁、高雅和哀伤；青色——希望、清新和宁静。

枕顶之纹：枕顶上的纹样以常见的元素符号表达人们的期望心愿，不同人

生阶段有着不同的样式，反映出民间普遍的价值取向。本次展出的纹样主要分成几大类：多子多福，以花卉、鸟兽为主（如石榴、凤鸟）；延年益寿类，多使用植物、鸟兽元素，如常见的桃、松柏、鹤；爱情婚姻类，有鸟兽、花卉、人物故事、几何图形等，“龙凤呈祥”即是常见的纹样；平安富贵类，多见鸟兽、花卉与花瓶的组合；诗文吉语或戏曲故事，为生活增添一丝文人意蕴。

枕顶绣，作为中国美术刺绣的一个种类，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。

到20世纪中后期，织绣枕顶逐步退出了生活实用场景。但是，枕上刺绣的传统得以保留，刺绣位置由原来方枕的侧面，转移到扁枕的正面。

今天，当我们凝视这些由多彩的纹样、精美的针法、丰富的图案构成的朴素而又精致的枕顶，不仅是单纯地凝视静止在展柜中的“它”，更是感受到当时人们每一个生活里的小期盼、“小确幸”。



▲清末民国，蓝布绣花婴儿耳枕。



▶清末，双面丝绸刺绣6孔耳枕，枕上六面皆有耳孔，又称玲珑枕、六合泰枕。